

## 一位美国老人的梦想

柯云路

那一晚我无意中打开电视,看到王志正在“面对面”采访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太太。用中国话说,老人很富态,且十分健谈,反应机敏,对每个提问都能做出非常快捷的反应。引起我注意的是老人的年纪:90岁;老人的国籍:美国;现居住地:山东聊城市阳谷县刘庙村。

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会对一个如此高龄的美国老太太感兴趣?

她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故事吧。

接着听下来,我知道了老人的身世。老人叫牧琳爱,1917年出生于中国,父母在她出生十几年前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童年的经历留给牧琳爱的不仅是儿时的中国玩伴,那时的中国让她看到的更多的是战乱与贫穷。13岁那年,牧琳爱随父母回到美国。在牧师家庭中长大的女孩那时就心存一个梦想:长大了我也要挣钱,要回到中国帮助穷人。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竟等待了整整六十九年。

在这漫长的六十九年中,牧琳爱与许多女性一样,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她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并担任美国一家儿童医院的院长和该市的护士学会主席。当年她与丈夫恋爱时,曾提出婚后定居中国的想法,被毫无中国生活背景的男友拒绝了,无法割舍爱情

的牧琳爱选择了妥协,和丈夫组建了幸福的家庭,有儿有女,有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她从没有忘记回到中国的梦想。1999年,在丈夫去世的第二年,牧琳爱卖掉了40英亩山林和别墅、花园、汽车等家产,只身来到中国圆梦。那一年她82岁。

为了欢迎这位美国老人,刘庙村特意腾出最好的院落,并为她聘请了翻译。但牧琳爱说,她到中国来并不是养老的,她到中国自己付房租和翻译的工资,还捐资三万美元为村里的小学建起了教室。

当然,现在的中国已与牧琳爱离开时大大的不同,但这位美国老人仍然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在小学课堂给村里的孩子们讲授英语,到镇上的中学为英语教师做免费培训,又利用自己多年从医的知识积累,到市里的医院为医生们讲授医学知识。

现今的农民虽然吃喝不愁,但许多观念还很落后。于是,牧琳爱亲手改建了村里的第一个抽水马桶,并且自己扛起锄头下地,将村边一处废弃的园子种满了鲜花,还出资为村里修路。电视上可以看到这位美国老太太骑着三轮车到处走动,与村民们大声谈笑。

这位90岁高龄的老人所显示的生命活力显然已远远超过了许多年轻人。中国是一个尊老爱幼

的国度,老人应当受到尊敬和奉养,“孝”在传统文化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以牧琳爱的年纪,她的子女应当六十岁上下了,或许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人们也许会问,子女们会放心让如此高龄的母亲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在万里之外的异乡度过余生吗?牧琳爱的回答是肯定的。她的子女支持她的这一决定,理解母亲存留于心中长达六十九年的梦想。牧琳爱甚至在离开美国前已经写好了遗嘱,包括死后将遗体捐赠用于医学研究。

牧琳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在晚年不是终日坐在树阴下养神,不是频繁地因身体的某些不适出入医院,不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子女的探望与照顾上。这位老人选择远离子女,按自己的意愿享受落日前的余晖,当她连自己的遗体都捐赠出去时,她对于身外之物已毫无牵挂,生命的意义变得十分纯粹。我想,以她的精神,即使到了91岁、92岁,甚至100岁,只要她活着,就仍然能用生命创造价值,用生命给他人带来阳光。牧琳爱培训的医生们会将学到的知识用在救助病人身上。牧琳爱对英文老师的培训更会通过老师们的传授使更多的孩子受益。

刘庙村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一位美国老人的眷顾。孩子们记住这位慈祥的老奶奶,她站在讲台上带着孩子们一句句

朗读最标准的英语,同时通过她捐资建成的微机室,让孩子们在互联网上与世界建立了实实在在的联系。这群孩子未来会成长为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老师,他们不仅会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社会,也会把美国老奶奶的爱心和她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传承下去。

梦想是人类拥有的一种特质。只有人类才有梦想。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有的梦想短暂而且物质,有的梦想长远而且终极。为帮助素不相识的人们生活得更美好,这是一个伟大而终极的梦想。

牧琳爱老人用六十九年的光阴守护着这个梦想,并且决定在82岁时将之付诸实现。

在我们熟悉的文化中,82岁应当颐养天年,然而,她却决定告别早已熟悉的故土和乡音,包括告别那些通常在人生晚年的最大享受——儿孙子女环绕膝前。

我相信牧琳爱很幸福——这种幸福除了牧琳爱本身的努力,她对梦想的支持,也应当包括她的子女们对母亲的有别于通常观念的理解和关爱。这或许是更深刻的理解和关爱。

中国的父母与子女们或许能够从这里学到点什么吧。

摘自《今晚报》

在孙中山号召全国各地武装讨袁之时,年轻的刘伯承在熊克武领导的四川讨袁军中担任连长。在一次讨袁战斗中,因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讨袁军惨遭溃败,熊克武也被迫离川出走。刘伯承仍然率领讨袁军同袁军展开游击战,与敌周旋。一天,刘伯承带着仅存下来的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头顶着绵绵秋雨,艰难地往

## 刘伯承倒穿草鞋

大足县撤离。不料,刘伯承的撤离行动被敌人发现了。约一个营兵力的敌人紧追不舍。时至黄昏,刘伯承带领的这支讨袁军来到了一片树林中。他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夜幕降临,刘伯承已经定下了摆脱追击敌人的计策。他胸有成竹地命令大家:“脱下

脚上的草鞋,把它倒过来穿在脚上!”战士们开始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但都执行了命令。然后刘伯承又命令部队按原路返回,再拐弯朝路旁的一座山上爬去……就在敌人以为失去追击目标而为难之时,在树林边沿搜索的敌尖兵班一个士兵发现了刘伯

承他们穿草鞋行军留下的“特制脚印”。根据这种脚印所指方向,敌尖兵留下“路标”,继续追击。大批敌军也跟着尖兵班设下的“路标”继续追击。然而这个时候的敌人都是与刘伯承他们背道而驰的,追赶的速度越快,离刘伯承他们越远。刘伯承就这样巧妙地摆脱了敌人追击,化险为夷。

摘自《民间故事选刊》

我在他的文字里感受着孤独,那样的孤独任凭怎样的人生也无法缓解。我想,在他的作品中,在幸福的表象下,追溯到生命的本质是虚无。

## 村上春树的森林

情,索性卖掉彼得猫咖啡店,专门从事小说创作。接下来的生活被他规划得无比平淡。

他每天4点钟起床,早晨写作四五个小时,晚上10点钟就寝。每天都跑10公里路,不跑步的时候就游泳。写作前,一般先听古典音乐。没有音乐的人生是他无法想象的。

在饮食上,他吃新鲜蔬菜、麦片、意大利面和面包。他很少吃甜点、冰激凌和巧克力。

如此规律的起居生活,在作家中算是个异类了。这让他保持了良好的体能和精神状态。对此,他解释:“写作没有体力是坚持不下去的。大型故事的‘复活’在某种程度上与身体的复活是相连的。”

在现实生活中,他清醒理智,生活规律得近乎刻板。他只管理头创作,对外的一切事务,包括与出版社打交道,均由阳子打理。

他与阳子结婚33年,没有孩子,两个人感情依然很牢固。似乎作家的坏毛病在他身上都无法找见。他既无昼夜颠倒的坏习惯,也无四处留情的不

良记录,他对婚姻忠诚坚定,这一切正常得让他不像个作家。可他确实是畅销书的大牌作家,还是纯文学畅销书的作家。他名利双收,让很多写纯文学而不叫座的作家慨叹不已。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还上了“亚洲十大居家好男人”的评选排行榜。但他对婚姻的理解却冷静深刻:“说得残酷一些,婚姻生活就是近乎残酷的相互磨合的过程。”

他拥有普通人的幸福生活,而他的小说却传达着人生的寂寥、青春的伤痛和生命的无可把握。作家精神领域的孤独,他一样没少,甚至更多。

在他的眼中,“死并非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追求得到之日即其终止之时,寻觅的过程亦即失去的过程”;“在某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要伤害另一个人。”

村上春树流连在那片森林里,写不尽的青春疼痛,都是些看不见刀口的伤疤;寂寞的少年男女,眼里的世界沉静无声,刀光剑影却留在内心。孤独的

意向让读者忆起青春期有过的疼,一步步,怎样艰辛走过,如他所言:“我一直以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就这样,我们都在瞬间老去。

我在他的文字里感受着孤独,那样的孤独任凭怎样的人生也无法缓解。我想,在他的作品中,在幸福的表象下,追溯到生命的本质是虚无。

在他年少时,也有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反抗父母对他进行的国文熏陶,坚持读《世界文学全集》;经历学潮运动,几乎不去学校;在新宿打零工,其余时间泡在歌舞伎町的爵士乐酒吧里,过着昼夜无规律的混乱生活。那时,他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住在三鹰市的一间宿舍。在一家当铺买了支长笛,每天吹一支固定的曲子,后来的三鹰市在他的记忆里,就成了那支曲子。

这样无节制的快乐,想必村上春树不会再有。青春本无忧伤,忧伤总是在青春失去之后,爱情、生命皆是如此。

摘自《爱人品位》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wbwh1616@sina.com

起初,人们喊他俞五爷,后来不兴这么称呼了,也不敢这么叫了。如今,还是遵称他俞五爷吧,俞五爷是他的本来。

幼年丧母,许是失去母亲庇护后对黑夜和梦魇的恐惧,儿时的他总是睡不着,哭哭啼啼。父亲抱他到膝盖上,轻声哼唱。唱什么呢,唱什么能平复一个小孩子的恐惧?父亲唱的是昆曲,是《邯郸记》中的一曲“红绣鞋”。他渐渐安静了,舒缓的曲调给他慰藉。要是一直留在这曲子里,他的人生不会少几许苍凉,命运是不是少几分回测,而心中多一些安慰和依赖?

他的父亲是苏州名士,度曲大家俞粟庐。俞粟庐对儿子的培养完全按照一个旧式文人的规矩,儿子九岁时便让进私塾学经史诗词,十四五岁拜师学画。他既然被誉为“江南曲圣”,儿子昆曲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请了名家沈月泉、沈锡卿教戏。经史诗词是根本,书画唱曲是修养,倘若不是时势的变化,吟诗作画唱曲正是俞五爷该有的生活。

老天却不允许他过这样的日子了,家道中落,经济窘迫,正在这时候京剧名旦程砚秋请俞五爷下海。世家子弟玩票和大海谋生不

## 俞振飞

是一回事。成了角儿的戏子补习琴棋书画向公子靠拢,他明明是公子,此刻却当了戏子,更何况,他将丢了他的昆曲,丢了儿时父亲在耳畔的哼唱,去唱吵闹得多也但俗得多京剧。程砚秋的名气远比他大得多,他是来傍角儿的?散戏后,八大胡同的妓女送衣料到后台来,那一样的他,怎么想?能怎么想?

他不愿去想了,不堪想。他抽上了大烟,整整四年。烟雾缭绕中,他忘了过去,忘了父亲和昆曲,还是忘了现在,忘了每天的登台演出?

还好,他遇到了一个爱他的女人,女人帮他戒掉了大烟。

俞五爷再一次运交华盖,是经历“文革”。老戏全部被封杀,昆曲是最反动最顽固的封建文化堡垒,要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唱昆曲的他自然厄运难逃。阴雨天,他住的洋房到处漏水,墙上的电线走火冒火花,他一个人在背光的地方坐着,一动不动,只是坐着。

“文革”后期,批斗审讯别人的批斗审讯够了,懒得

理他了。他到学生岳美缇家中做客,送了三件礼物:一部曲谱、一方砚台、一把象牙小刷子。曲谱是20世纪40年代他请人手抄的《粟庐曲谱》,砚台是他写字画画用过的。护士说,夜深人静时大师会唱昆曲,他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可是,他还唱昆曲,他说,他想唱。

他唱的是什么呢?是父亲唱给他的《邯郸记》中的“红绣鞋”吗?他唱的是他曾经扮演过的唐明皇、李太白还是柳梦梅、裴少俊?

没有人听他的绝唱。在他之后,昆曲舞台上再没有和他一样有书生气的小生了。他的书卷气不是为了演戏,他原本就儒雅。他本可以做一个书生,他就是个书生。逢着乱世,只好去演一个个书生了。

他生于1902年,1993年逝世。他的一辈子正赶上中国最为动荡不安的一百年,昆曲最奄奄一息的一百年。

昆曲原本属于俞五爷,属于文化人的风雅。俞五爷没做成,俞五爷属于昆曲了。

例证,而忽视了俞振飞对京剧的贡献,是他的表演增添了京剧小生的光彩,是他把昆曲的精致和高雅传递给了京剧。不能怪程砚秋或是梅兰芳的名声太响,只能说,昆曲哑哑,发不出声。

晚年的光景还算不坏,他一下子热闹起来,成了大师。大师的最后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护士说,夜深人静时大师会唱昆曲,他的气管已经被切开了,可是,他还唱昆曲,他说,他想唱。

他唱的是什么呢?是父亲唱给他的《邯郸记》中的“红绣鞋”吗?他唱的是他曾经扮演过的唐明皇、李太白还是柳梦梅、裴少俊?

没有人听他的绝唱。在他之后,昆曲舞台上再没有和他一样有书生气的小生了。他的书卷气不是为了演戏,他原本就儒雅。他本可以做一个书生,他就是个书生。逢着乱世,只好去演一个个书生了。

他生于1902年,1993年逝世。他的一辈子正赶上中国最为动荡不安的一百年,昆曲最奄奄一息的一百年。

昆曲原本属于俞五爷,属于文化人的风雅。俞五爷没做成,俞五爷属于昆曲了。

摘自《昆曲,今生看到的前世》

## 别抱不哭的孩子

作家赵树理下乡有个经验:别抱不哭的孩子。若一位大嫂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正在哭着,赵树理就会接过孩子,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和大嫂说话,很快就把孩子哄好了。

起初看到这儿时,我以为为写书的人弄错了,该是把不哭的孩子抱过来,正哭着的孩子怎么会去抱?你看,孩子正哭着,你去抱,不是自讨苦吃吗?过了多少年,我才想通这个道理。那位写书的人没有弄错,赵树理就是抱正哭着的孩子,看来他真是聪明绝顶。

先得做个界定,能抱在怀里的孩子,怕不会越

过3岁。这样的年龄,任性,无牵无挂,既不会敬重名人,更不会畏惧权贵,哭与不哭,连想都不会去想,全凭他一时的感觉。再从发展的趋势说,正哭着的孩子,不外乎是两种可能:一是继续哭下去,再是慢慢地停下来或戛然而止。孩子哭着,你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原本就在哭着,而一旦不哭了,你就白白地得到一份好处。原本就不哭的孩子,也有两种可能:一是继续不哭,再就是哇的一声哭了。不管他

是因为什么哭的,都是在你手里哭的,你都会落个“不讨孩子喜欢”的名声。

赵树理的聪明在于,他选择了孩子处于逆境的时候,给他以关怀。

其实,人际关系的道理也是这样。人生在世,就年龄而言,有少壮与老迈之别;就处境而言,有顺境与逆境之别。就是同样的年龄与处境,境况也会有所不同。平常人,无灾无病,优游度岁,某一天也会遇上个不顺心的事,比如

恐怕就不会和往日一样了。总的说来,人与人只要一比较,就会有逆境与顺境的差别,哪怕这区别很微小,总还是有的。

与人交往,若能在对方处于逆境时给他一点关怀,可是功德无量的。若是出于需要才去交往,不管怎样必要,都会让人觉得有些势利。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逆境时的交往,要的是真诚,而顺境时的交往要的是技巧。不管什么时候,真诚都比技巧高尚,甚至可以说,真诚乃是人世间交往的最大技巧。

摘自《扬子晚报》

## 彭真的即席讲演

彭真的即席讲演是出了名的。

许多听过彭真报告的人都认为,彭真讲话平实,从不拿腔“官腔”,从不喜欢拿稿子,就像跟大家谈心一样。会场的听众,对他所讲的总是发自内心地信服。看似信口讲来,可就让人听起来那么过瘾,许多难题迎刃而解。

其实,他何尝有过一次是“信口”讲话!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彭真讲话之所以引人入胜、重点突出、观点鲜明,是与他讲话前下的工夫分不开的。彭真的报告,讲

赵本山最牵挂的女人中,一个是前妻葛淑珍,还有一个是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赵玉芳。赵本山总觉得欠这娘俩的太多。对前妻,赵本山特别舍得花钱,全力支持她在大连市区开饭店,确保她衣食无忧。

2004年春节后,赵本山将从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的爱女,安排在自己的“本山影视传媒公司”工作。8月21日,是赵玉芳25岁生日。赵本山对女儿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该找个男朋友了。”

一位友人给赵玉芳介绍了在北京中关村某电脑公司担任市场部经理、英俊潇洒的北京大学硕士生方鸣。

赵本山亲自带女儿前往北京“相亲”。赵本山对方鸣的第一印象很好,方鸣也挺喜欢赵玉芳。哪知,12月初的一天,赵玉芳突然对父亲说:“我和方鸣不来电”,分手了。方鸣是个有主见的好小伙子,并不因为我是赵本山的女儿就迁就我。”

一个月后,赵本山在沈阳的一个朋友又给赵玉芳物色了一个名叫阿春的小伙子。阿春在政府机关工作。赵本山叮嘱女儿,不要透露父亲的姓名。两人

## 名流故事

### 彭真的即席讲演

话稿,很少要秘书或其他人代劳,一般都自己动手,而且每次讲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次讲演前,他总要全面地了解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反复研究思考。

彭真说:“这个习惯是在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对工人做工作,不能跑到资本家厂里,又不能开会,又不能跑到工人家给工人添麻烦。往往是利用工人上下班路上,用最简洁、最容

易让他们接受的语言去和他们边走边谈。那会儿又不能拿讲稿,只能事先下工夫想清楚讲什么、怎么讲。”

彭真在每次讲话之后还要将内容整理成为“要点”,一字一句审定。他几次要秘书学习陆机在《文赋》中讲的,“每自属文,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彭真对这句话作了新解:“意必称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这

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言必称意,这是科学的叙述方法。”

1986年3月2日,彭真在公安部礼堂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作报告,从上午九点半讲到下午一点,站着讲,未休息,一口气讲完。讲过之后,又把三万多字的记录稿提炼为八千多字的讲话要点,推敲、修改了九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说:“谁让你当了‘官’呢?讲了话,人家是要执行的。不搞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影响下面工作,不认真不行啊!”

摘自《党史纵览》

## 赵本山选女婿

见面后,赵玉芳觉得阿春还不如北京方鸣,阿春也觉得赵玉芳性格过于内向,不适合做自己的女朋友。

2005年春节后,赵本山的朋友一连给赵玉芳介绍了三四个小伙子。其中一个小伙子得知赵玉芳的父亲是赵本山后,就刨根问底打听赵本山的诸多隐私。还有一个甚至问她:“你以后能不能分到老爸的家产?”

面对这些“急功近利”的小伙子,赵玉芳无一例外都亮了红牌。

看来,笑星的女儿也愁嫁。经历若干次的挫败后,从此,不管赵本山多么心急,怎么劝说,赵玉芳却再也不肯去相亲了。很快,两年时间过去了,女儿的婚事还是没有一点进展,赵本山心里更加着急。

2006年7月的一天,赵玉芳突然对赵本山说:“爸,原来,我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赵本山的女儿,我爱的人不能给父亲跌份儿。现在我想通了,其实我就是个普通女孩,能找到真心爱我的男孩就行了。”这一番懂事而又体贴

的话语,让赵本山恍然大悟:“原以为我赵本山的儿女不愁嫁啊。现在我才明白,正是我的名气和财富成了女儿恋爱路上的障碍。看来,女儿已经变得成熟懂事了。”

2006年8月,赵本山考虑到剪辑师是一个时尚而又稳定的阳光职业,让赵玉芳“转型”做了剪辑师。剪辑师要全程感受剧情及人物变化,最终剪辑时才会胸有成竹。赵本山是铁岭形象大师,拍摄的电视剧全部取景于铁岭的山山水水。因此,他和女儿常回铁岭。

一天,赵玉芳在铁岭邂逅邻村儿时的小伙伴汪泉鸣,两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1981年出生的汪泉鸣,高考落榜后参了军,其父汪忠友是开原县石龙村的民办教师,后来在铁岭市区开了一家小饭馆。2005年,汪泉鸣退伍后在铁岭市一家商贸公司担任质检员。

赵本山发现,赵玉芳从铁岭回来后,心情变得开朗,一天到晚有说有笑的。原来,赵玉芳与汪泉鸣

情投意合,已经谈得十分火热。

赵本山单独约见了汪泉鸣。一聊才知道,原来汪泉鸣的父亲是自己过去的老人儿,知根知底。三杯酒下肚,赵本山和汪泉鸣越唠越投机。

这次约见,让赵本山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回来后,他告诉女儿:“汪泉鸣这小子不错,虽然家境条件一般,但为人诚恳,值得信赖。”女儿却说:“我们之间的交往纯属乡土乡亲情。”赵本山单刀直入问女儿:“你真不喜欢他?”赵玉芳低下头,顿时羞红了脸……

过后,赵玉芳告诉赵本山的说:“爸,我心里透亮着呢,他和我是‘一条道上的车’,是一类人,我们的相爱像泥土一样的朴实。”2007年年底,赵本山表示要给女儿在沈阳市区买房子。女儿说:“爸,我不要你的任何嫁妆,我和泉鸣决定将家安在铁岭市区,他家有一套空置的房子,我们简单装修一下,就可以入住了。我们定于春节结婚。”

摘自《家庭》